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六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前

著

唐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
節度朔方鄜寧振武道永平郡奉天等處三
行營副元帥單于大都護左金吾衛大將軍
贈太師忠武咸陽郡王渾瑊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
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

司至寧朔郡王後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破賀魯部，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後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改大常卿，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邊賊

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未幾，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

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賊相泣泚方据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嫚詞戲斥天子又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

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東北構水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隄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城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餓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

支羣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握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乘輿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郡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賊頓首曰敢不畢

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與韓游瓌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城兼侍中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封咸陽郡王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一部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城與李晟

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州。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謚忠武。喪車至，帝復廢朝。瑊好書，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殫，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滿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按渾咸陽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雍然儒者氣象。四爲元帥，兩封郡王，鎮奉天時，天子用漢王拜韓信故事，臨軒授鉞，顯赫莫加焉。及賜第錦歸，將相以次躬送，與李西平等方之，秣侯忠

謙略同而功伐過之。評曰：瑊十一從戎，又夷種也，夷情宜靡不曉，暢者親與結贊盟，何不能料虜詐而但以奉詔爲恭也。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必渝盟，則瑊出戡下遠甚矣。

宋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樞密使前侍中武寧平

虜軍二節度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贈

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曹彬

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屬目。獨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建隆二年，遷客省使，及卽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

部署彬爲都監兩川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以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六年遣李繼勳黨進征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俘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次團栢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奪馬千餘七年將伐

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督擢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遂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又破其軍於新林港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又使人

論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面縛就彬請命彬慰安之曰國主可歸宮治裝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懼其或自引決爭言不可彬曰無畏彼若能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皆如其言彬以數騎待宮門煜之君臣賴以保全凱旋入

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其兢畏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

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由是中止。今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太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讒，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命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

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

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大敗。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

等雜治之。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真宗卽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俄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年六十九薨。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庭。

按史稱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悉以給宗族。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或問其故。曰。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笞罵。吾固緩之所居。敝壞。子弟請修葺。彬曰。時方寒。百蟲蟄。墻壁間不欲傷害之也。其仁厚多此類。

評曰。曹公爲將。歷事漢周。以迄宋。仁心爲質。不喜苛刻。吳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惟願諸將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閉之一室。竅以度食。戒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平。訪其親。還之。無親嫁之。蓋得大將之仁者也。

太祖初命曹公討江南。將行。賜燕于講武殿。酒三行。公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

而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二臣跪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於家，卽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若此。

余叨令山右時，遇都閫趙君子道，渠引避右方，苦挽不肯前，必俟吾車過而後行。至今在念閱寇恂及曹彬傳，見其行與諸將相逢，及遇士大夫于塗，必引車避之，乃知武人之席

高位享大名者，率以謙退爲譜。未有偃蹇而妄自尊大者也。乃近世南昌劉都督與西陵詹太守爭禮，遂至鬩壤搏拳，露之章奏，聞寇曹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公勛望日隆，名寵益峻，愈謙下，謹懼以保祿位。每出鎮藩閫，卑躬待士，遇計臺巡視封部，雖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迂于道左。使者見之，無不愧慙。賓僚或有以過禮爲言，公曰：上使此人來窺我，爾其畏惕如

此。公居第卑陋，未嘗修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也。臨終戒諸子曰：慎不得修第，皆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宮升儷，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車馬填物，亦止加丹堊而已。公帥師征討，凡降四國王，江南、四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公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

其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迨無以過。嗚呼，盛哉。

遼于越封宋國王耶律休哥

休哥字遜寧祖釋魯隋國王父綰思南院夷離

董休哥少有八輔器初烏古室韋二部叛休哥

從北府宰相蕭幹討之應曆末爲惕隱乾亨元

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敗

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將五院軍往救

遇大敵于高粱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

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

且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

不及而還。是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爲，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總南面戍兵爲北院大王，車駕親征，圍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哥斬師，餘衆退走。

入城，宋陣于水南，將戰。帝以休哥馬介，獨黃慮爲敵所識，乃賜玄甲白馬，易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橫屍滿道，靴矢俱罄，生獲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盃，勞之曰：「爾勇過于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于越。聖宗卽位，太后稱制，令休哥總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柔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陷，固安置屯。

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能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于涿。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環糧車自衛。休哥圍之。

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衆悉潰。追至易州東，聞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纒，促兵往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太后旋旆，休哥收宋屍爲京觀，封宋國王。又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爲界。書奏不納。及太后南征，休哥爲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

等乘暑潦來攻易州。諸將憚之，獨休哥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不可計。獻于朝，太后嘉其功，詔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薨。夕，雨，木冰。聖宗詔立祠南京。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官至節度。

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

按遼志：夷離董統軍馬大官，其部大王也。惕隱，其部司徒也。皆大部族也。于越，貴官無職，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乃遼之尊官。若南朝之三公也。休哥長于料敵，婁挫宋師，宋人借之以止兒啼，其由惕隱而封宋國王，無忝于越矣。

評曰：遼席富彊之執，一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掃。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之衆，收其

屍以爲京觀。厥功偉矣。宜其撫劔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其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耶。抑天之所授。衆莫與爭。而能然耶。

宋檢校少師太尉節鎮洮軍河北河東宣撫使
前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都統制保靜軍節度使
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少保忠憲公种師道
師道字彞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
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
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
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
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

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

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韋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領，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衝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於軍門。今日，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卽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旣次白溝，遼人譟

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遷保靜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

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榦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趣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歛。其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志。喜甚。開安

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城南壁。

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俟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

平仲砍營，以及于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甲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手要地，使彼獨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歎味其言，復上奏謂

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却不用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帝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

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按种少保忠誠老練西禦夏北禦金皆胸中先有成算故功成而名立也乃勤王抵汴平仲懷媚功之心李綱主先入之言竟不能緩八日而以斫營取敗惜夫

評曰种氏自世衡至師道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

南北之禍、金人懸軍深入、師道請待西師之
至而擊之、長駟上黨、師中出其背以揜之、可
謂至計矣、李綱顧以爲選、悞逗撓、動失機會、
遂至大衄而國隨以敗、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欽宗嫌師道之老而難用、不知老臣之當用
也、善乎中丞許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
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充國而能成金城之
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
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而帝不納、奈何、

种公靖康初、以保靖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
一夕、旌節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方公
赴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羣犬窺籬
落、驚起南朝老大蟲、

宋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節制陝西
階成等州前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
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鎮西
軍節度使兼宣撫處置使都統制節制真文
龍三州明州觀察使兼陝西諸路都統制秦
州涇原路馬步軍二副總管忠州刺史贈少
師追封涪王謚武安吳玠
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千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
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

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憚焉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稱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

悅卽授玠統制以弟璘掌帳前親兵尋以玠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

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初，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扭於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

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全以待。金兵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剗其鬚以退。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朮旣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鳳翔。

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人窺蜀，以麟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來取，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春，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

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以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鬪。饒風諸軍不支，遂潰。而敵遂入洋州。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金人北歸。玠遣兵邀擊于武休關，掩其後。軍潰澗，死者以千計。盡弃輜重去。

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
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
利州路階成鳳翔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
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
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
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
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
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
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

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
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
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
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
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
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
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
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
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

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官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玠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

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遂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卒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玠曰玠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

過一進御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
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
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
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
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
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
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
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于兩陣之
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

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
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涪王。
按吳公前介于兀術，韓常之間，而使之不
得合。後介于兀術，韓常之間，而使之遁去。真
得隨機應變之妙。至謂乘弊而戰，據高阜而
使不可勝，深中兵機，而都下不聽。富平之敗，
罪在張德遠矣。
評曰：吳公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
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詢受，雖身

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卒樂爲
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
故權貴撓之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
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不可謂之智
也然金人忍耐堅久吳公選據形執更迭撓
之與之爲無窮史稱吳公兄弟智勇忠實戮
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詎不
盛哉余嘗考晉卿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仙
人關潭毒山皆荆爲控制之地古人所未嘗
知可謂名將矣
吳公葬德順軍隴于縣雖隔在虜境松楸甚
盛歲時祠享不輟虜不敢問也公謚武安而
梁益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
之吳忠烈云

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陞康州團練使三年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是時玠敗於祖溪嶺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濶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於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

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謂郭浩楊政及璘也分陝而守欲盡移川口諸軍于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空其要害遲其

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焯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和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仙人關未宜遽廢。」

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鵝眼。

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又與金統軍胡蓋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

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斲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

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胡蓋善戰，璘先以兵挑之，用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五十頃。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常如敵至，久之，金主亮叛盟，拜四州宣撫使，亮渡淮，遣合喜爲西元帥，

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卽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兼陝西、河東招討使，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旣得復失，竟無成功，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舍鞏，攻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

麟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麟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麟軍麟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麟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麟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麟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麟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麟自趨鳳翔視師諸將雖

力戰敵攻益急增兵至十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敗績始麟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麟亦貽仲書謂原圍未卽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麟亦無功還尋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麟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麟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麟築

開外春秋 卷之六
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乾道初。詣闕。遣中使勞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德壽宮泣下。高宗亦爲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

上震悼。輟朝二日。賻贈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璘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輕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

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稱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錡果無功，以憂憤卒。子挺少起勛闕，弗居其責，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焉。璘嘗對孝宗言：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被遇尤深厚。

按吳璘用兵大率皆兄之家法，與樓炤論金

人反覆難信，宜加防守，不可移川口之兵于陝西，與胡世將論金兵近川口，當修守禦，不可廢仙人關之屯守，皆有先見之明。

評曰：軍法有束伍令，古之名將如韓信、衛青、鄧禹、馬隆、李靖、李光弼、悉皆精求于中，而變化用之。但輒追庸弁鹵莽滅裂，以臆行師，素不講習，故不能用，亦不能識也。唐卿自云有新立疊陣法，其實卽古束伍令耳。卽使是唐卿新法，而更休迭戰，其實卽兄晉卿家法耳。

余嘗討論其訣。一言以蔽之曰。以佚待勞。此胡蓋所以大敗。而世將所以大勝也。獨恨大功垂成。而班師。詔至。是則秦檜之誤國。可勝誅乎。

高宗嘗問唐卿勝敵之術。而知弱出強繼。爲孫子三駟之法。則高宗亦非曠曠者。何岳飛勝而詔班師。吳璘勝而又詔班師。若惟恐二帥之成功者。其帝若木偶人。而惟賊檜之提掇耶。豈孝宗已受禪。而帝稱太上皇。太阿遂

不能自操耶。撫卷歛歔。令人短氣。史稱吳璘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近世乃有偏聽其粉嘴。披閱其僞刻。而遂授之。以偏裨。使之當一面。安得不敗。乃公事哉。

元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領荊州河南行中書

省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合從宗王旭烈兀

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

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

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

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

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

十一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

行省荆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木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灤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監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

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擒范興殺

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

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

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國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

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決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敗。

走得船千餘艘。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闕散而復合者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衛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

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遲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降。留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窺取荆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沿江制置副使知黃州陳奕降。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阿朮以舟師先趨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錢真孫遣人

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二月壬戌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二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震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

遽鳴金收軍軍潰衆軍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舵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伯顏命步騎左右拑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

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愛先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于臨安。阿剌罕等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右丞相阿塔海繇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思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

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炮，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害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

天下於小兒。今亦失于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歹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月進軍臨平鎮。次臯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保康軍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隘。二縣七百二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

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

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馮旗于所征之地欲用
囚虜爲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謀者忻
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齋書諭明理鐵
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
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譖伯顏
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
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
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

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
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
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
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
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
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三十年冬
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顏
總百官以聽成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

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按伯顏之用兵深合古法舍郢順流而下是城有所不攻也。繇淪河趨沙蕪以入大江是繇不虞之道也不攻陽邏而泝上流以擣其虛是出其不意也。縱夏貴奔告諸州是兵貴先聲也。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而宋軍潰是氣奪則走也不殺謀者而使齋書諭明

理是因敵間而用之也。而張世傑邊居誼趙文義范興王虎臣王大用夏貴王達朱禩孫程鵬飛張晏然王義來興國陳奕管景模呂師夔錢真孫王安節劉思勇皆非其敵也是以出軍南伐僅年半而宋亡矣。獨恨呂文煥劉整旣叛降于元而又爲之鄉導以戕父母之邦真狐兔之不若犬豕之不食也。豈非張世傑諸君之罪人與。評曰作元史者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

屠郢州屠常州所殺不已多乎元之號令凡
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卽屠之伯顏
前此屠沙洋矣至攻常州久不下及城陷忿
而盡屠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夷性殘忍一
至此耶秉史筆者乃擬之曹彬豈其倫乎惟
不用囚虜襍旗微合于不嗜殺之旨耳
伯顏屯兵於臯亭山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
電伯顏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
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伯顏曰此岳公護本

國顯靈也亟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
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
有心不能違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卽
歛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不能舍囊中物
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宋無
一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詣王廟致祭宋遂
以亡

元蒙古漢軍都元帥前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

撫使益淄萊等路行軍萬戶順天路管民總

管張弘範

弘範字仲疇萬戶張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

為歌詩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

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璫於濟南柔戒之日汝

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

其險苟有來犯必相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

營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

我營險地。羶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羶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至元元年。帝念弘範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朝廷以益都兵乃李壇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

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汪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御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

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卽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廷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裒瘡見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拔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

襄陽旣下借宋將呂文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路郢西南攻武磯堡取之北兵渡江弘範爲前鋒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以二萬人出揚子橋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弘

國小春秋 卷之六 大將 五

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反
迎刺之應手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
萬餘級自相蹂籍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孫
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
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艦八十
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改豪州萬戶十四年師還
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撫使十五年宋張世
傑立廣王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
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

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
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
不從師旣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
深悔恨良繇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有汝
父之悔乎弘範薦李恒爲已貳至揚州選將校
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
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
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
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

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拔之。繇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繇潮陽港發船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侯劉清、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餘艘碇于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繇

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南、西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幙幃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日

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鬲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張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劔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勿忘也。語竟而卒。

按兵家千變萬化。不出多方。以誤之一語。善用兵者。第知祖而述之。足矣。如宋軍突弘範陣而不動。待其氣衰。乃擊之。非以退爲進乎。宋兵夾水而陣。弘範衝之不動。乃引却。而反刺其將。非詭而致之乎。佯與一寨相持。而潛攻他寨。非出其不意乎。及兩舟相接。而後鳴金撤障。以破宋師。非善戰者。其節短乎。總是設謀以誤宋人也。豈宋人所能測哉。評曰。將門有將。謂其父歷行陣。深得用兵之

解也。試看弘範營陣於險地，設伏以待李璣，斷絕東西援兵，以坐困襄陽，攻漳州之西南二門，而乘虛以破北門，作樂立號，以給宋兵，而宋人遂懈。雖是古法，亦是家傳。若元主命爲都元帥而辭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蒙古信臣爲首帥，是以讓爲任之法。元主卽專任爲帥，曰：勿使汝有察罕之悔，是用而不疑之法。

弘範亦義氣之丈夫也。當元兵執文天祥於五坡嶺，以見弘範，釋其縛，而以客禮待之。天祥請死，不許。處之舟中，以自從。令其爲書招張世傑。天祥遂書一詩與之，末句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七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征虜大將
軍魏國公中山武寧王徐公達

中山王達字國顯鳳陽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
剛決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
王而太祖爲其部師用事達仗劍往從之畧
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

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畧進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闕帝馳單騎往撫之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拒

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冠鋒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瑛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帥完者修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不知有兵達自知專爲將矣置淮興

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旣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

不下。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時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畧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縱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艨

艫數百，遂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
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達
還鎮池州，帝諜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
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
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
策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
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
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
害，達不可以狀聞。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

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
之九，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
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
旣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
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遏沔陽
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
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
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
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

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逮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埃。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

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且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威德。以大兵感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擄掠。毋殺僂母。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閭闔之外墟。

母據而芻牧也。達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闡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相辱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爲偵，達獲

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遇春亦破闔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

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搗元都執孱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鑿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

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禍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闖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寧二郡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

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帝即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所以推揚勳畧。甚至至北之太公鄧禹云。達以

大兵渡陳橋。取汴梁。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旣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都一弃。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

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上曰。元世祖
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
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
遂拜命。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
友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
走。遂取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清。分遣傅友
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前
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
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

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
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
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
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
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
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
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
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
款。僇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

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叅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定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爲，跣一足乘驕馬以十八人走大同，遂走甘肅。山西悉平，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繇幽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

周小春秋 卷之七 大將

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羗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畱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卽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

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叅政友德畧其東都督陳德畧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

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
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
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
至定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
峪隔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繇間道從東
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
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
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
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遂大破之擴廓脫身

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繇
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釋之而以書諭
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獲苴之
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
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
軍母事姑息達既已破平擴廓盡得元嗣主之
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
聞詔振旅還京既至帝爲幸龍江勞之所
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
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三
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匹。明年
復佩大將軍印。鎮北平。十二月。受詔還京師。
十餘日。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
勝。宴射。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
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天下甫息肩。得
無又有大興乎。旬日。帝御武樓。謂達曰。擴廓
游魂尚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

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與爾十五萬騎。

大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
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
馬川。復敗擴廓於上刺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
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徃而易虜。驟與之
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
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獨征西將軍與副將
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
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

連歲出鎮北平。歲行盡，卽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旣醉，覆以被，鼻卧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燕王。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

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埃，毋得徼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大平色。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

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
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帝祖跣
奔達寢撫屍而慟恰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爲朕
股肱心膂僇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
大勳邇者大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
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
何以報但著其勳烈宜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贈
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大手
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

女母所愛財寶母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
大將軍一人而已

按中山王之賢三代而下吾見亦罕矣其用
兵也整而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
也共其藏身也哲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
合而爲一者也於乎休哉說者曰諸葛武侯
之後得大將二人焉唐汾陽王明中山王是
也中山之易在乘剏也汾陽之難在振衰也
然而亦各有難易焉汾陽之難在庸主也其

易亦在庸主也。中山之易。在英主也。其難亦在英主也。

評曰

高帝以神武取天下。計初下建康。與友諒角。實在行間。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拜籌于受賑之頃。連百萬之衆。摧陷廓清。掃百葉之遺腥。運九有于再造。兩儀混而乍闢。七曜昏而復明。卽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以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

微矣。元女侑配。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幸哉。

漢太醫淳于意善診病。決人生死。文帝問曰。子治病能全無失乎。對曰。病順者可治。逆者不可治。不能全無失也。故以大將軍之沉幾。策勝。端重且武。然鎮江之役。殆于叛卒與士誠合。土刺河之戰。挫于賀宗哲。騁海之戰。敗于哈刺章蠻子。帝嘗以達方鄧禹。鄧禹亦

曾有赤眉之敗也。故曰良將用兵。猶良醫用藥。良醫不能全無失。良將不能全不敗也。余聞淳于意之言。知用兵焉。

明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太子少保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左副將軍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忠武王常公遇春

開平王遇春濠之定遠人。其先世世爲農家。遇春長身白皙。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郡盜起。躡江淮間。而盜魁劉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尅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鹵掠母遠志。屬

高帝駐兵和州，乃偕其私卒數十來歸。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爲先鋒。旣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蝟集，莫敢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帥師乘之，大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上旣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而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間音問絕。上率大衆攻之，使遇春多張疑

兵以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搗之。旣合，而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爲三，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命遇春以師援，表裏擊，士誠大破之，擒其梟將張將軍，復爲總管。遂進統軍大元帥，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徐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

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陳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畱守。用法嚴，軍民肅歛。進行省叅知政事，復從。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援兵遇之，敗。長興圍急。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

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旣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流涕而繆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

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脇，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陳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萬來爭南昌，圍之數百重。凡三月餘，而上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

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上舟適膠淺，事且迫，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稍稍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畧相當。旣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

絕餉道。凡旬五日而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而上蹴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卒五萬人。斬及溺者三倍之。乃班師。飲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陳理魄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畧定臨江之

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復從徐達克秦州。巴克高郵。狗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趣湖州之昆山。與士誠兵水陸勁鬪。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皆與睥睨。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繇大全港入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

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降。得六萬人。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路。數破其城中兵。凡八月始克之。縛士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萬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語具徐達世

家。遇春之前議討張士誠策亦如是。大較欲輕兵直搗其心腹。肢節當自瓦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伏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馮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軍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旣行。吳王卽皇帝位。冊立皇太子。以遇春領

其少保遇春師與大將軍合畧定山東諸郡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上爲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畧定

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夜劫之擴廓潰而走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出寨取大同西逼鳳翔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

八伏。徼其歸。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爲震悼。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爲文哭之。敘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訃。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墓地鍾山之陰。明器芻靈凡九十一。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塋。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

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謚。時猶襲元故。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子誥。券配饗高帝廟庭。與祠鷄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爲人沈鷲。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爲之用。出則摧鋒。入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

小間。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

按鳥則擇木。臣亦擇君。開平王之舍劉聚而歸命。

真主卒得盟山河。而拜禪王。匪獨其勇功也。蓋亦有神識焉。一戰而破采石。再戰而破海牙。三戰而破士誠。四戰而破友諒。其能已見於

天下矣。俄又破汪元帥。破左君弼。射張定邊。跳盪無前。及出湖口。諸將欲縱友諒去。而公獨不言。卒以斃之。飲至策勳。安得不卓然當居諸將之首哉。至於擒張必先。降陳理。擒尹義。縛張士誠。開平之功。蓋大大將軍矣。復議討中原。而欲直搗其心腹。壯哉策也。遂與大將軍克元都。而天下定矣。年僅四十。將星遂高。實宜。流麻。需其日莫。又掛於中山。開平二王。帝之出莫。舉哀。贈謚加等也。夫。

文盤門果去開

門具氣導其氣首必自矣二王收其言而效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昭靖王沐公英
黔寧王英鳳陽定遠人父蚤亡育於母母復亡
上起兵收而子之既長温爽有姿槩機穎過人
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 皇
從子文正數從 上征伐入侍 帷幄晝夜勤
勵目無迕視 上心器之十八用爲帳前都尉
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政
修飭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

章陳友定有功歸其姓沐而單名之曰英出鎮撫建寧三都亡何擢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托佐李岐陽爲政益精明中宮尤愛重英恒語上曰此兒吾子孫屏翰也久之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畧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

俘虜士卒以萬計馬駝牛羊十倍之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三樞密副使舒朶兒只都烏都兒卒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畧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

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覆其全部明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寨掩四部卒渡臚胸河獲知院李宣亡何以征南右副將軍同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繇辰沅出羅鬼遂躡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刺瓦兒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潁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喋血震蕩英與潁川永昌二侯多縱鉄騎

橫貫而蹙之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相屬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徇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爲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爲固英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質明英麾騎亂流至關壯士被羽先登關破伏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分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復與潁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等告急

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詔英畱鎮雲南，而東召潁川、永昌二侯還。潁川侯進封公，英自如。英鎮之三歲而破平摩沙，斬首千餘級，亡何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英選卒三萬拒之，甫對壘，使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壓而挑之。賊以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英喜曰：「賊不足平也。」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鬪，象皆被甲，負戰樓，四周若欄楯，挾

大竹爲筒於兩傍，筒置短鎗十餘，以標我。英分卒爲三隊，命都督誠爲前鋒，都督甯正將左，都督指揮湯昭將右，各以火炮神機槍弩奮前擊賊。矢石齊發，呼聲震天地，象皆却走。英督大軍乘之，賊遂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餘象，餘皆被矢如刺蝟以死。賊帥刁斯郎等皆伏殪。象背郡蠻震讙，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叛首阿資入朝，賜宴於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

五千錠。黃。陛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使使以兵威折脇。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時懿文皇子薨。英故嘗侍。東宮有恩誼。聞之。哭。嘔血。一日。方坐堂。皇理事。忽中風卒。訃聞。上。慟哭。輟朝。命以喪歸。賜葬。都門外。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蓋異數也。有五子。按滇人莊事黔寧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送。盟而後啓之。曰。此令旨也。歲時奉獻不絕。彼必有所以籠罩懾服之者。故世謂南人知有黔國公。不知有朝廷也。其威信使之然也。

評曰

高帝起兵滁陽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稚之材。勇者子之。沐西平其一也。長而特受。上心。膂托。中宮尤愛重。恒曰。此兒吾子孫屏翰也。西平慎靜。饒兵畧。爲天子筭路藍縷。以開滇土。世保赤社。爲國藩垣。夫豈一朝一

夕之所致也哉。

英長子春繼鎮滇年二十六而卒無子弟晟嗣以勤慎稱代爲滇帥安南之逆臣黎胡奎弑其君而戕我使者天子討之晟窮追

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胡奎等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論功封黔國公還鎮滇晟父子前後置園墅田業三百六十曰吾日食其一可以周歲珍玩金珪充物庫藏幾敵天府後庭曳羅綺者恒數百人役使閹

奴亦可數十百而善事中貴多通遺執政不絕亦能檢制其下數傳而至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鎮守其淫惡益甚且婁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代鎮而朝弼復欲殺昌祚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吁朝弼錮死昌祚嗣興法與恩不相蔽明德衷且遠矣世傳黔寧王英爲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

州非之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帝
方貧窶安得有外遇獨不記漢高帝亦有微
時外婦之子肥乎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
年四十八是時聖壽已六十五則帝實
長於英十七年外遇而生理或然也鄭端簡
曰孝陵初起多蓄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
子出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夫昭
靖以絕世雄才又雍容好學如文士自非
高帝之龍種能然乎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衛國公寧河武順王鄧公愈

寧河王愈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
隆仲卽愈愈生而有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
人元末郡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自保
遂據臨濠與元兵拒戰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
代之是時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旣出戰則先登
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
以首予敵而會高帝駐帥滁陽愈自盱

胎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而南克
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
數萬來見侵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
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
從下建康畧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
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
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馘甲首千移
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
徽州下之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

來爭愈與大海勵將卒分道逆戰大破之虜其
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裨師汪同
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張虎等因之進逼其城破
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婺源下得
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狗高河壘下之遂
繇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獲
馬百匹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卒
三千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
破元將茜陽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

事饒州下，愈入守之，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叅政，僉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上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拔歸，以兵取浮梁，走其叅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旣已歸，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愈將以援我。愈謂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出不

意，單騎走之，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叅政，鎮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

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而出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恣國師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

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而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

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領臺事。高帝卽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鐵券子孫世襲。又四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獠悉平之。又四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

知沐英等往討之，愈分兵爲三道，深入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中道得疾卒。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墓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塋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順，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前後托寄親舊，莫敢望焉。有五子，而鎮襲，改國申，亦

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爲錦
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嘉靖初繼
絕世封定遠侯

按武人多虛憍而恃氣桀驁而傲物年富位
高者更甚焉故稍有微勞輒向人云長鎗大
劔安用毛錐是以文吏每陰用其長以齷之
而武人絀矣寧河王年二十八卽爲平章位
次丞相何蚤貴也守洪都晝夜不解甲者三
月餘何危且苦也征吐蕃窮追至崑崙山何

勤且遠也而未嘗以此震而矜之敬禮賢士
大夫士亦以此稱之

評曰寧河王初以敢戰深入名未幾而建方
面勛最多汗馬者無寧歲矣儋爵上公帶礪
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享其奉或謂

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死爲幸是不然以寧
河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

所之忠訓。雖後。雖為。畢。萬。何。也。

高帝末。臣。引。自。外。亦。皆。以。為。幸。長。不。然。以。學。

六王。所以。天。孫。不。變。終。享。其。奉。海。賄。

西。順。景。參。下。漢。未。其。卒。流。矣。謝。曾。士。公。帶。節。

若。曰。寧。而。王。所。以。類。舞。梁。人。各。未。幾。而。其。大。

大夫。士。亦。以。此。際。之。

且。數。也。而。未。嘗。以。此。實。而。保。之。亦。斷。賢。士。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同叅軍國事信國公

東甌襄武王湯公和

東甌王和字鼎臣濠人與上同里開少孤卓

越有奇志嘗從群兒嬉輒勒習部伍見者異之

及長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滁陽王之據濠也

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出

跳盪必當鋒還則殿後自百夫長從取九灣再

從攻定遠覆其師進千戶而是時高皇帝

以王壻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遂從取洪山寨得其兵八百再進長萬夫復從下滁州爲管軍總管復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高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帝三歲顧請執部曲禮上甚悅之元將陳也先來寇和敗却其衆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獲馬三百卒千人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尋與中山寧和二王自東門出軍轉戰至城北大破之遂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從

平建業後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兵大元帥守之畧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時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坐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有言於上者上隱之不發和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凡再破其軍獲戰艦及馬以百十計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陽山僂其梟將獲甲首五百又逐其將莫元帥走之虜

其妻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
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士誠之僞丞相士信軍
超拜平章政事遂薄姑蘇圍之凡九閱月而下
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上卽大位
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子左
諭德時陳友定猶爲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
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之虜友定以歸扈上
幸汴梁遂同宋國公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尋
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

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
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
兒虜其猛將虎陳凱殺之九月大封賞功臣與
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
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
露其守常州時和惟頓首謝過而已久之進
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
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

聖書慰勞尋覓通州之外郭徙鎮彰德甃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
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
念其爲里閭長者竟封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
明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
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墉濠
訓練其士馬久之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
其鹵斬四萬餘時中山王岐陽二王皆已物故

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
識其意從容爲上言臣老矣不敢稱畫繡願
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
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旣而謂和日本叢
爾夷而數爲侵盜我不欲與之爭固我封戍而
已卿雖老強爲朕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
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
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城和率妻子
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

綵幣四十有副。又百賚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
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
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
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
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
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
行。而上愈愛之。且安之。其後入朝。忽病中風。
不能言。上聞。即日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
還里疾小間。上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

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賚
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劇。不能
與。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
里。開舊及艱難勞動。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
爲之雪涕。出藏鏹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
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有五子。長卽鼎前
卒。追封信世子。有孫十一人。而弗及嗣。嘉靖中
繼絕世。封靈璧侯。
按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

不利。毗陵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駢蕃之錫。諸勳舊不敢望焉。豈亦以縮角布衣之契。故重耶。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勲。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公謂矣。評曰。余聞登萊海上。及漫游吳越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廟滅哉。微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

高皇帝之善器使也。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八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著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同叅軍國事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
宋公勝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先世
繇泗徙光州再徙濠之定遠遂爲定遠人父文
質有二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畧國
用貌都雅動止軒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
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

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高帝以兵畧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倣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群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此吾心也。遂召至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環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鷄籠山寇。上謀渡江。國用與李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贄獲之。赦也。先與盟。挿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杲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

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搗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

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軍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張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劉福通請救。上帥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殺安豐且下勝從解其圍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語見達世家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

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踰八月始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五宮案勝領詹事俄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取汴梁河二郡西趣潼關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從武涉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日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鎮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

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也。又遣別將自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薄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修城塹，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繇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

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
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
王孀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璽書慰藉加
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卽欲南從容委事於偏
將而後行與議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官府
成民不告勞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
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
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
衆繇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

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
軍率叅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
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
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
剌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
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
平章朶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已隄金山至女直
苦屯降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分
其衆爲四一日榆林一日養鵝莊一日龍安一

曰秃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乃指天嘖嘖曰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哈出別酌所携酌醕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醕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時在坐勇而疎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獲遺車四萬五千輜馬數千疋傷痍及老弱二萬四千餘上

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帛無筭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筭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訐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一上

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按疑者事之賊也哈納出來降出所携耐醜玉玉持弗飲有疑心矣哈納出所以欲遁也而茂前搏之有疑形矣松花河之衆所以驚潰也當時宋公身爲大帥不按軍法誅茂未免有憐惜阿袒之心耳茂乃反唇而訐宋公

何無香火情乎。是故大帥行師必以義斷恩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至哉言乎。評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夫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亦久而不能無欲，淫而娶虜妃，何不簡押甚也。且又時時見桀、鵩、烏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太

子太師征虜前將軍穎國公傅友德

穎公友德，宿州人，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

一時元季避亂穎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喜所

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躡關隴，轉剽入蜀，

常爲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王珍玉，珍玉疑之，不

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爲別將，忽忽無所展聞。

高帝舟師伐江南，而歎曰：此吾主也。以所部

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

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徼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畧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

師淮東。克秦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帥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訶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卧捨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

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叅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叅議李飲水楊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酹上怒皆黥之而喻友德曰若擐甲胄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復召諭友德曰漢高帝角項羽而彭越別從

山東始汝其努力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德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獲馬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頭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從狗定中山真定皆下畧平定

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
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
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孱馬以十八
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
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
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
關定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
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精騎扼其走路慶陽下
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

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
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畧陽關虜其
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
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
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
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
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
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

將軍廖永忠、繇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以征虜副將軍繇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在巧遲。勉之。友德疾馳之陝，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潛使人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兵出陳倉，攀援巖谷，晝夜兼行，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趣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

友德督兵修橋以渡，拔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艦成，遂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撤瞿塘之守兵以援漢州。至則友德已大破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士曰：援師至，不憂也。破大亨，奪其膽矣。親督勁兵迎擊，大破戴壽。壽走，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出戰，以巨象戴甲士前列。友德勒

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壽兵躡籍死者二
數而會副將軍永忠德木牌書率所部直前破
扼江渚進逼重慶其僞主明昇降壽等聞之乃
籍府庫倉廩反縛詣軍門得士馬三萬分兵徇
州邑之未下者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上
大悅曰穎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
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
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是時誠
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

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
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繇西路出金蘭友
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元將失刺門
突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巴獲馬牛
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
瑣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
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
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
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

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平北
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
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
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
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
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其衆縛以降。
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
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
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匹。上別選內廐

良馬十五匹，賜之。虜見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
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
灰山寨，獲士馬以千計。洪武十四年，命友德
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
諸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
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
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
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
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

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并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繇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繇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犵狓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河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

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歡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擣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徹侯曹震等分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陣蠻

麋集友德鼓士騰奮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首靄翠亦降雲南悉平時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窾友德等

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畱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畱友德撫降虜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

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千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慙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按漢史極稱霍去病戰功，而曰驃騎所將常選余觀，穎公固驍勇善擊刺，而其邏古北諸隘，扼慶陽走路，攻漢中斗山寨，繇永寧趣烏撒，皆以精騎，故而上獨謂公勇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是得去病之遺意者也。故所向有功，若鄱陽之戰，身被數創，武昌之戰，流矢中頰，出腦後，及洞脇，不少沮，勇過于賁。

育矣。還建康時，上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又命李楊二叅議携聲伎一部就友德飲，軍與諸將所未有也。其寵榮非曠世之奇遇哉。評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不一失，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真主，虎變龍從，刃不虛下，筴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鳴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

勳取巴蜀，定滇笮，其曄曄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平蜀將帥古多不利，自桓南郡外，如吳漢岑彭之於公孫述，鄧艾鍾會之於劉氏，郭崇韜康延孝之於王衍，王全斌之於孟昶，大者僂貶小亦責數，勳賞俱廢。昔賢嘗紀之。國初如傅穎川、廖德慶之下，明昇功最卓絕，至勞人主紀頌而賞亦薄，二將俱不益封，與昔所聞

無異可怪也。

人無異可怪也。亦其二。其與不蓋我與昔我則

與小亦責。其與昔我與昔我則

與或幸之。王許王公。其之。其與昔我則

與之。其公。其與昔我則

平。其與昔我則

其與昔我則

其與昔我則

其與昔我則

明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傅涼國公藍公玉

涼國公玉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身長

頰面有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

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以

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

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

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

其酋瘦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

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

賴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事見賴川侯傳。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炬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大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僇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太保、奴丞

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十萬七千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書寶、玉、金印，聚其鎧，伏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刺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捷聞，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王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

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噉。噉。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鑄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六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潁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

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潁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耶、玉故恃、上寵多蓄壯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玉有間、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曰、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瓖所告、獄具、磔於市、

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按玉初征雲南時、諸將十餘人、陛辭、上與玉論兵、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玉舉袖一呼、諸將盡起、上甚惡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其後洪武十四年、誅玉、收其黨四萬餘、盡誅

之、蓋其禍基于此也、

評曰、王之勇略、幾與開平王將、恨其不善居功也、太傅亦已尊、何乃希冀太師、而怨望耶、至于逐御史、毀喜峰關、跋扈甚矣、磔之、非寡恩也、而波及馮勝、傅友德、刑而淫矣、至于宿將盡、而燕師長驅而南、遂無對壘者、高帝亦當自悔於玄宮耳、

野史載、玉破元兵後、方擬封梁國公、而以私元王妃事、發改封涼國公、若以涼爲亞於梁

者嘗攷李愬平蔡功大亦封涼國公惟楊素
辭郢而改越則別有說非隋帝意也

明奉天靖難推誠宣力翊運佐理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定興忠烈王張
公輔

定興王輔字文弼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玉
驍勇善戰多智策其仕而當元之末季積討賊
功遷至知樞密院元帝亡與其主遁於沙漠
洪武乙丑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氣俾
以裨校從征卜漁海子哈喇哈之寇以功授濟
南衛副千戶又從破平虜粉紅帖木兒畧定抵

延州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敗虜於黑松甲。戍從征野人。諸夷鹵獲多。進都指揮同知。爲霸府元僚。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畫奪北平九門。三日。議師所出。咸欲南。玉曰。爲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後可以安意。南。遂輕兵圍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并擒其將毛某。送北平。移兵取遵化。夜從敢死士坎墉而登。守將拒戰。復破。斬之。遂略密雲。至永平。皆致其精甲。以益師。還率所部從。王南下。進

覆其衆。獲二將。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玉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而囂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王顧玉而笑。謂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諸徹侯名將皆就縛。斬首虜三萬級。獲馬二萬疋。復從。王敗安陸侯吳傑軍。輕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辰抵大寧。鼓之。午凌其壘。斬大師朱鑑。復致其精甲。益師。還救北平。

突騎往返若風雨遂大破曹景隆之衆北平圍解復從攻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諜報曹國公收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矣王與諸將謀之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王悅悉師而往至白溝河三日而景隆來戰玉以麾下馳之挫其鋒大軍乘而大破之殺僇數十萬追擊至濟南圍其城不下還取滄州獲其將徐凱進攻東昌與歷城伊之師遇而鏖王率數千騎繞出敵

後敵聚而圍之數十迎王死戰得解玉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玉亦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玉哭之慟謂諸將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復哽咽不已諸將皆泣不能仰視遂以其兵屬輔輔時從王軍中器宇偉壯顧盼有威容旣居玉喪墨衰飲泣從事進攻東平搗汶上轉戰靈壁入泗州取揚州渡江定京師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

祿一千石。予誥券世襲。追玉爲特進右柱國。榮國公諡忠顯。居二歲。上謂功臣淇公福成。公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有所恨乎。二公頓首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賞。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安敢獨封公。而玉之子輔。頗自積戰功。今者尚稱伯位。諸微侯下。語未旣。而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歲祿千五百石。世襲。改給誥券。又明年。而安南叛。命玉上怒。拜成國公。爲征夷將軍。統大兵八十萬。征之。

上察知輔沈雄有膽力。諸老將皆不如。遂拔爲右副將軍。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晟。佐成公而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等。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成國公病。輔代總其師。亡何。成國公薨。輔遂進師。發憑祥。度坡壘。關。馮。蘇。前驅。至隘。畱關。走其衆三萬。遂度關。檄季犛父子二十罪。深入。抵鷄翎關。謀傍有伏卒。發兵搜之。悉遁。進次富良江北。嘉林縣。別將由芹站西道。至北。

江府新福縣謀知左副將軍以雲南兵至白鶴
遂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之輔用法嚴所至皆
整謐秋毫無犯交人感悅其三帶州守帥鄧原
等來降以賊情實告欲以老我師輔遂移軍三
帶州招市江口伐木造舟以進師上知成國
公薨卽命輔爲征夷將軍而諭之曰昔者開平
王遇春北討卒於軍而岐陽王文忠代之遂鼓
諸將滅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岐陽獨專美前
代也輔乃遣驃騎朱榮擊賊於嘉陵江北大破

之輔等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
峻下設重濠濠外復爲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
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爲雲梯夜蟻附而上
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鬪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
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
潰遂進兵搗西都季犛急焚其宮室倉卒遁入
海分兵破生厥潭舍二江之援卒於是三江路
宜江酒江諸州邑皆望風皈命輔自往江渚進
兵悉薄其諸寨獲首虜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

斬其大將以下數萬人。江水爲赤，乘勝長驅，自南州奇羅海口，獲季犛及次子，衛國王澄於海口山，復獲僞主蒼及梁國王芮等將相大臣，檻送京師，盡平其地，行求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爲交阯布政司，設衛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振旅還京師，論功進封稱英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冠服玉帶。上宴之奉天殿，製詩歌以賜之，褒稱甚至。明年，季犛之黨簡定復叛，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

公晟討之，敗績。上乃復命輔帥師會晟致討。時有陳季犛者起兵以應簡定，輔首破其喝門江柵，進平廣威州，走其將軍黃臣釗等。大兵出鹹子關，破賊於江，鹵斬以萬，窮追之，抵太平海口，大破其酋帥鄧景異，鹵斬甚衆，麾兵繇福城江轉入神投海，窮追之於美良縣山中，獲簡定及僞將相陳希葛等，檻送京師，伏誅。復破賊支黨僞王阮師檜等二萬餘，盡覆其衆。上召輔旋師，時季犛鄧景異等竄海島，獲未悉也。乘

輔之歸，卽囑衆復反，使使乞降。上授以布政使，參政僞若欵者，而蠶食鄰境自廣，且不已。於是季獷與景異稱皇號大虞。上乃復命輔討之。大破賊於常月江，俘斬數萬，復破賊黨黎等，俘斬亦如之。再破之於神投海，生擒大將陳磊等千餘人，遂進逼土黃縣。賊少保潘季祐以其衆竄可插山，遣子僚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察副使領又安府事。於是賊諸將帥守令皆請降。尋與黔國公合兵於順州，與賊阮帥者大戰。

於愛子江岸，輔策馬先進，薄其左軍，破之都督朱廣等，復破其右軍，遂盡獲其戰象，并列將五十六人。鄧景異以其腹心路暹蠻昆柵，輔追之羅蒙江，身越險，捫蘿而上，抵其柵。景異復遁，至叱蒲捺，破其南岸柵，飛矢連中其脇，遂擒之。盡獲其餘黨，景異創甚，不欲行，磔之。函首京師。季獷以其家屬走，依南靈土守阮茶彙，斬以徇。輔遣都指揮師祐以兵追之，老撾懼，請縛季獷以獻。旣而匿之，遂克其三關，縱兵大搜，以蒙冊南。

麼之地生繫季獷及其妻妾子女復遂得其身
僞相國驩王季裕及姊僞公主諸大將阮帥等
無一遺者悉檻送京師磔於市輔用兵持重有
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
不遜卽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復有叛寇陳同湖與清化磊紅蠻合而作亂輔
皆捕誅自是終輔任惕息莫敢竊發矣上率
六軍北討召輔前後領左掖兵而進止機宜皆
密取輔決最後窮追絕大漠無虜上與諸將

計所嚮輔奮請曰願假臣萬騎騎給一月糧必
爲陛下殲此虜上壯之曰休矣吾不欲久
勞師師旋至榆林川而不豫遂崩召輔受遺命
諸軍悉受節度漢王高煦將反樂安心憚輔
而使所親信人枚青入約爲內應事成裂數郡
而王之輔卽執以獻上鞠之得其實而會樂
安之鄉人李御史亦來告變上謀討之謂輔
曰機事一以付卿輔對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
能爲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馳爲陛下縛之

來。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卽位、少欲以
威服天下耳。及漢平、賜予優渥、刑部奏決重
囚、命輔同五都督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
十六人上、詔讞而釋之、囚之有審自輔始也。
按王振手操內秉、虐焰橫張於羣臣、無所不
凌侮、獨禮重輔、輔亦折節待之、正統己巳、振
挾天子北禦也、先強輔行、然不使預軍政、
輔老矣、嘿嘿不敢言、從至土木、死於難、而其
仲子懋九歲而襲爵、其後洊歷華膺、爲公者

六十六年、爲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
十年、三知經筵、三監國史、十主恩榮宴、屢代
祀郊、廟富侈、爲東第冠、後庭曳羅綺者
數百人、以老病終、壽七十五、贈河寧王、謚恭
靖、而生平無它稅能、以敦重善爲儀而已、是
遵何德哉、則定興王之餘澤耳。
評曰、玉始事亡胡、位掌武、自拔歸朝、積伐
而冠霸僚、復佐龍潛之運、誼雖不足、其略
可稱也、輔之雄武宏算、信威荒徼、儋爵九命、

冠秩三台。赫赫具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握憲之豎。身膏草野。夫豈耄昏使然耶。王何不。以要領死爭。尼。上之行乎。又何不以病辭而走死地乎。當。文皇絕大漠時。王自請萬騎持一月糧爲陛下殲虜。其勇壯之氣。今安在哉。慮囚而雪枉者半百人。明德遠矣。宜其帶礪山河于億萬斯年也。

英公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叅將王某以風逆。按部不出。公勒衆力

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歛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乎。我出而爾不繼。賴朝廷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非爾賣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曰。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擁出。斬於軍門。

明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威寧伯仍領都察院事改掌前軍都

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又爲平胡將軍

鎮宣府改征西將軍鎮大同進太子太保仍

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便宜

行事加少保太子太傅贈太傅襄敏王公越

威寧伯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補諸生長軀

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

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

濟大畧。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束濕僚吏。云當可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畱縮諸

道章奏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益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以其薦。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百二十。進

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
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
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用是得數成功
名越復謀知虜滿都魯孛羅札加思蘭三酋自
河套渡而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
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
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
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
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

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
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
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杖
千六百餘賊旣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
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抗
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
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
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
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余

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詔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謀於直以虜首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乃爲直謀令永將大兵繇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旣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

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杖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旣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恨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山東等數入竟剽掠越縱兵

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疋
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
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
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
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
侯改右班或可得矣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
吉等稍側目越矣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
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
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

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
玉敗之於大窰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
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
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
賞亦薄尋改越徑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
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
延綏以難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
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旣行則姦
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紕直八罪因

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許券徙置安陸州。越之敗，繇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濬、侶鍾等皆爲入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爲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間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

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神鬼，故不復持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酌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詢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越皆大喜，曰：寒矣，千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予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詣，揮而其後，裏虜帳也。將至

而風暴起塵翳日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夜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子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干戶越之在安陸予還濬田池射獵張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身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凡再薦弗稱旨時屠滿爲吏部德越而中貴人廣史之以越名上遂許之

陛見

上慰諭有加進太

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卽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浦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吟琴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言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逐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

伯爵不得而諸子多

官環列者

按威寧伯與你國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不欲走威寧止之列陣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綺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後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鎮耳嗟夫越誠良將哉

評曰當威寧制閫時天下咸貴其才而醜其行豈非以威寧之線索中人以弋取功名哉然前是西北文臣視師者不過持文墨議論以摘武吏之短長而已未有戰也有之自公始鷲百不如嗚一越足以當之夫上所注嚮惟中人非直不伯非廣不起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至今西北邊稱良將母若威寧王恭襄方之。蔑如也。使居明世亦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九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漢丞相太尉將軍條侯周亞夫

亞夫絳侯勃少子孝文帝封亞夫為條侯續絳

氏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

將軍軍霸上徐屬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

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

士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

被甲銳兵刃矜矜士皆心下不得入

然補其... 未育... 當之夫... 主... 日當... 天不... 貴其... 而... 其...

閩外春秋

先驅曰天子且至。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支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誠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既發至灞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龜阨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宥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

武關。拒雒陽間。不。一二。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殺。龜簡。果得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太尉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携榮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兵高壘。使

信之壁。高祖得入卧内。豈非紀律不明。約束不嚴哉。孔明日。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敵。其亞夫之謂歟。

評曰。甚矣人才計畫之所繫者重也。鄉使七國之反而用劇孟。又使吳王聽田祿伯之言。則成犄角之勢。又使吳王聽橫將軍之言。則無絕糧之厄。天下事未可知也。而皆不用條侯之幸也。不三月而吳楚破滅。當十世宥之。乃以買上方。請廷尉吏簿責曰。君縱

不欲反地上。地下卒以餓死哀哉。豈亞夫有從理入口。卽貴爲將相不能免乎神哉。許負之相也。雖然此景帝之失也。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細柳營亞夫爲真將軍。不侯外戚不侯降虜。爲真宰相。而卒餓死獄中。何帝之不仁哉。是時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決不瞑目也。故曰快。快非少主臣。帝本心畢露矣。但置載不置箸。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絳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太尉旣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糧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奔壁東南。太尉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西北不得入，吳兵旣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淩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六亡走。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五年以亞夫爲丞相，因病免。

按文帝勞軍細柳，亞夫屈天子之尊，伸將軍之威，可見軍法嚴肅，不可犯也。故文帝稱其爲真將軍，不然，晉鄙之兵無忌，得以矯奪。韓

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者哉。後亮率衆南征，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在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叛帥雍闓，太守朱褒，夷王高定，孟獲，收闔餘衆，拒亮。亮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營陣，問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

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定易勝耳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初安故耳於是悉收孟獲等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是歲魏司徒華歆等各有書與亮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

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承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撫指而進，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逼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宗之剋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疆四十餘萬於昆陽。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孟德以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執窮慮悔，僅能自脫。遂喪漢中之地，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撓滔天之

主卽帝位，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尋領司隸校尉。亮刑法峻急，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今跨據一州，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天下土崩。高祖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威刑不肅。蜀人自恣，君臣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著矣。曹公遣刺客見先主，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先主。亮入，客失措，急起如廁。先主謂亮曰：向得奇

士足以助若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露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墻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法正從行亮表揚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轉益州治中初捷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捷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

能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書人之器用也及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厭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疆弩之末勢不能穿於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

此則荆吳之勢疆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食足兵。先

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與劉荊州。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若愛少子，琮、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爲曹公所破。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天下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前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

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

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

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

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先主好結髦，適有遺髦牛尾者，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耶！卽投髦而起。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以此待敵，非計也。曰：當若之？何？亮

漢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賜
金鈇鉞曲蓋羽葆武鄉忠武侯諸葛亮

亮字孔明，琅邪人。家于襄陽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性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謂爲信然。先主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

俱來庶曰此人可

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請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疆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

是帝作意以覘亞夫乃亞夫怒形于色亦不善處危機也

